中國實業銀行
保管庫
▲保管箱庫
▲堅固穩安
珍貴飾物重要文契留放家中危險殊多盜竊火焚在在堪虞如寄存銀行保管庫君可高枕無慮
中國實業銀行保營庫 係向美國毛斯勒名廠定製純鋼甲板建築大庫鋼箱大小齊備設備完善防衛周密地位高燥手續簡便租價底廉另訂章程函索即寄

四明儲蓄會
善於打算者　其對於金錢之支配必能應付裕如
如對於商業之發展加入活期儲金會
如對於子女之婚嫁加入婚嫁儲金
如對於老年之贍養加入養老儲金
如對於前途之企圖加入長期儲金
利息優厚　保障穩固
備有詳章承索即奉
總會　南京路三九〇號
東區分會　北四川路一三二四號
南區分會　西門和平路一一三一號
西區分會　霞飛路四一九號
由四明銀行負責保本保息之責

外科專治
夏自怡
痔瘡痔漏更具特長
本醫牛專治疔瘡發背瘰癧流注一切破爛外症痔瘡痔漏尤善專長門診一元二角藥資酌計〇五七
醫寓北泥城橋北京路瑞康里念號電話九四九
總號南京路
雲南路大慶里口
西號南老北門
對面典當街口

蔡司鏡片
獨家賤賣
光華眼鏡公司

訂期十月底開彩

無言之鼓

找職業

吃了午飯，我們就辭行回後方去。八師師長問我們沒有馬兒的，給我一人一匹，我有一匹白馬兒了，背了衣包拿了雨傘出到門口來，只見縛我的白馬兒却是一匹小母馬，亦沒有鞍也沒有鐙，只是在牠的背上放着一塊草墊子，還還這怎麼辦呢？那位政委同志這時赤着脚走下雨裏的泥路去，跨上了馬背引起繮繩跑了一圈，說道：「蠻好的，亦會跑快！」同伴們都騎上他們的畜生走了，我不走亦不行，問他掉了一匹，說沒有了，沒辦法只得由他位政委同志用小繩子打兩個圓圈緊牢根去搪門，才有一個出路，在同日的申報上，有廣東大埔鄉民之絕粒請死函訊，因為農東政府以復興農村美名，抽洋米稅每包三元，這樣外米就少入口人民却在橫征暴斂之下，日顯其窮，如果為了這樣而死，而實行集合自殺，那正是無知鄉民的懦弱表示，亦猶小市民之一遇挫折，就索性自殺同樣是盲目的瞎幹。

故鄉有兩位親友到上海來，因為農村的破產，站不住脚，要想到都市裏來弄口飯吃，特地託我替他們找職業。找職業，是談何容易的事，在又那有這等手面可以替人介紹職業，何況在這都市也已為不景氣的狂潮襲擊得體無完膚的現在，失業的人，多得不可勝數，無論大公司小商店，都在裁員，我又能把他們介紹到什麼地方去呢？無已，便天天留意到報紙上的聘請廣告，或者有什麼機會可碰到。

昨天的新聞報分欄廣告裏，果然見到幾則聘請廣告，於是，很仔細地看了一遍。那第一則是聘請教務主任，要有高中或師範畢業，擅長國英算的資格，我想這決非我的親友所能勝任的。第二則是聘請教務主任，要有高中或師範畢業，擅長國英算的資格，我想這決非我的親友所能勝任的。第三則是聘請教務主任，要有高中或師範畢業，擅長國英算的資格，我想這決非我的親友所能勝任的。

日薪。順便也就看看怎樣的待遇，却祇有二十元的。還才使我驚異到這個年頭，要有高中或師範畢業，擅長國英算的資格，才可以換到二十元的月薪呢。以我國教育的不發達，要有高中畢業程度的人材，恐怕祇有千百分之一吧？那許多夠不上這個資格的人，要想找職業，自然是更不容易的了！

再看第二則，是聘請書記，月薪也是二十元，却不供膳宿。廣告上雖沒有明要怎樣的資格，但我想至少也要讀過幾年書，於國文有些根底，還要寫得一手好字才能勝任。所以這個缺位，倒也未必那麼容易担任。何況二十元的薪水，除了膳宿至少要化去十元外，尚有車資，剃頭，洗澡，洗衣服，點心，朋友應酬等零星費用，這二十塊錢供養自己個人，恐還難以維持，如若家裏還要担負一點瞻養費的話，那就怎樣辦呢？

於是再看第三則，是招中脚踏車送書人，這可不必論什麼資格，祇要略識文字，能踏脚踏車，並熟悉上海路徑便得。待遇却是以每日送書多寡為標準：如每日送書能滿一百戶，月可得洋十五元，照此推算，不供膳宿。哎喲，每天要送滿百戶，才有十五塊錢的酬勞，這酬勞倒也不容易得呀！每天送百戶，每送一戶，即以費時十分鐘論，那麼至少要八個鐘頭脚不停擲地勞作着，才能換取到五毛錢的工資；而靠着這五毛錢要來維持一己的生活和車租，（須自備脚踏車）加又怎能應付呢？

我把這三件事告訴了我的親友，他們都搖頭道：「怎麼上海地方，倒更不易謀生呢，無論勞心或勞力。」但我的親友，却還不知就是要謀到這樣勞苦的工作，却也不大容易呢。不信，去調查一下那應徵的人，便知還有不少人因不獲錄取而在歎息着呢。

家庭自殺之啓幕

（娜）

這一週來，發生了兩樁集團自殺之慘劇，一樁是岳霖的全家八口的服毒，結果死了五人，一樁是前天的六人均死的大世界跳樓，從這二樁事態看來，自殺的嚴重性，是一個人而化成了家庭了，是一照心理學上講來，個人的理性，往往是能制壓一切的衝動，但是到了成為羣衆時，往往就失了常態，所以羣衆心理，是最不着地而飄浮的，家庭中人，是羣衆的基本隊伍，也是羣衆的縮影，所以一個人萌了自殺念頭以後，全家會在感情激動及苦況的

新燃犀錄

西南政治人物剪影

（曉人）

行將去國之張惠長

張惠長以第一集團軍空軍司令之尊，乃因受其部下黃光銳之叛，被粵陳去其司令衙，而位以人逃問之副官長，自是逃優遊港澳及京滬間，人皆知其已無官一身輕，而不知尚有藕斷絲連之閒職在也。

春間張旋香山縣，閉門侍父疾，居月餘，粵中疑其為中央任命，故對朱卓文益深其恨而置之死，而不知張於新受古巴公使之後，仍於粵中勾留者，蓋勢謀桑梓之向海外發展也，粵中固平開平新會台山及中山五邑之人，素以向海外發展自負，致力於美洲活動，古巴雖非美洲之大國，然華僑之謀生彼邦者，頗不乏人，惟該地政府，取締華僑入口極嚴，非有資望而兼堂皇名義者，只能望洋興嘆，而莫能一履其土，惟公使為一國代表，來往進退，悉以國際地位待遇，隨員侍從，儘量多帶，不格於移民條例，往昔華僑之欲往美洲，正為物色此項隨行者耳，然時至今日，不景氣現象，籠罩環球，到處彥生，皆非易易，以是以數翁嘯如往尋其夫，翁妊竟改成皮簧，劇情述父女中途分散，女被一漁翁救邊，並妻其姪，姪赴試任縣令，別娶焉。時隔二載，漁翁嘯如往尋其夫，翁妊竟誕良為盜，將女發配沙漠島，中途遇雨，避雨臨江驛，時適其生父升秩亦宿於此，父女得以團聚，而治負心郎於法，幸漁翁來，伸以大義，仍為夫婦如初，全劇雖祇十五場，而哀感頑豔，悱惻纏綿，兼而兼之，此劇相沿迄今，緣使之後，藉公使之尊嚴，得以通義等為輔，遂毅然將此劇